



## 宋〈繡倫敘圖〉圖像意涵與相關 作品賞析

■ 童文娥

新春伊始萬象新，福氣龍來，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之「翰墨空間」展廳，特別規劃「情為何物，一往而深」特展，從書畫家的視角與詮釋，觀看人世間各種情感與意念的書畫，在二十六組件作品中，不管是無私神聖的大愛，或是男女家庭的小愛，各有擅長。其中宋〈繡倫敘圖〉闡述倫理親情，範圍從國家到父子、兄弟乃至朋友的倫理敘位，涵蓋範圍最廣，亦是最具人情分際象徵的作品，其中以鳳凰代表君臣，是龍飛鳳舞的好吉兆，象徵國運昌隆、國泰民安。

## 宋〈繡倫敘圖〉的圖式及意涵

宋〈繡倫敘圖〉（圖1）畫幅極大，紗繡爲之，繡鳳凰棲息在梧桐樹上，其下有雙鶴仰望，芙蓉盛開，鴛鴦在水中悠遊，鶺鴒、黃鸝由畫面右邊各自飛翔，層層浮雲中，旭日高掛，綠竹蒼翠，景物豐富。以各式吉祥禽鳥暗喻君臣、夫婦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等五種倫常，具教化意義的作品。

這種以鳥類象徵人倫的圖式，最早記載在清代杜瑞聯（約1831-1891）的《古芬閣書畫記》：

論曰宋畫院以五倫圖試士，人多做人  
物，唯一士畫鳳凰取君臣相樂之意，  
畫鶺鴒取其子和之意。鴛鴦喻夫婦，鶺  
鴒喻兄弟，鶺喻朋友，遂擢上第。<sup>1</sup>

將鳳凰比喻爲君王，出於自晉張華（232-300）《禽經》：

鳥之屬三百六十，鳳爲之長，飛則群  
鳥從之，出則王政平，國有道。<sup>2</sup>

鳳凰古代傳說中的百鳥之王，亦稱爲朱鳥、丹鳥、火鳥、鷓鴣等。畫家筆下的鳳凰大致參考了孔雀或錦雞造型。牠們羽色鮮麗，體型極大，雄爲鳳，色彩斑斕，朱紅色頭冠、尾羽極長，雌爲凰，顏色較爲素樸，也有醒目的頭冠與尾羽，展現其非凡的氣質，是人們普遍崇拜，用以象徵祥瑞的神鳥。

在許多繪畫作品中，鳳凰常與梧桐木一同出現。

梧桐有青桐、碧梧、青玉、庭梧之名稱。梧桐還有樹中之王的美譽，相傳是一種靈樹，能知時知令，梧桐乃古之嘉木，鳳凰非梧桐不棲，非梧實不食。鳳凰只有在太平盛世、民風淳善之時才會感應現身，站在梧桐樹旁鳴叫，引申爲有德君主感招賢材輔佐，以治理天下，皆寓意祥瑞吉兆。如院藏民國溥儒（1896-1963）

〈梧桐鳳凰軸〉（圖2）以水墨畫鳳凰立於岩石上，梧桐相伴，淡墨濕筆點染勾畫身體結構，冠羽、後頸、雙翅及特長開支的尾羽，以濃墨加強提醒，表現各式羽毛質感與細緻的顏色變化，如用濕墨染出尾羽的眼狀斑，墨色濃淡運用自如，張嘴鳴叫，猶如號令百官。梧桐樹幹筆直，樹葉則以淡墨枯筆勾勒出輪廓，再以濃淡分出葉脈，筆墨簡略，突顯梧桐筆直俊秀之姿，樹葉搖擺，與鳳凰扭頭張嘴鳴叫，相互襯托，極力展現鳳凰唯我獨尊的神韻姿態。



圖1 宋 繡倫敘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絲 000045



圖2 民國 溥儒 梧桐鳳凰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寄存 002354



圖3 宋 繡倫敘圖 軸 局部

宋〈繡倫敘圖〉以鳳凰標識君王（圖3），形象較大，抬頭仰望，頭冠肉垂紅色，冠羽呈矛狀且細長向後飛揚，上背羽毛為鱗片狀，營造體羽豐厚的質感，藍、綠、紅、白相間的色線，繡出長而華麗的尾羽，裝飾性強，更彰顯其君王氣象。

其下雙鶴一高一低，站在岩石上，相互鳴叫。旁有芙蓉盛開，鶴除了是祥瑞之鳥，又是

長壽的象徵。以丹頂鶴相互唱和，比喻為父子有親，出自於《易經》：

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。<sup>3</sup>

父子之間，是五倫之首，父慈子孝，便是道德的根柢，引申父母親的諄諄教誨，指引孩子方向，孩子聽話受教，往正確的道路而行，亦是五倫圖式在宣傳及表達傳統倫理道德，最重要的元素與作用。

溪中鴛鴦顧盼有情，鴛鴦本名為「鸚鵡」，常常因為鴛鴦是雌雄結伴悠遊水中。晉張華《禽經》云：

鴛鴦匹鳥也，朝倚而暮偶，愛其類。<sup>4</sup>  
用以寓意夫婦同心，再加上鴛鴦外型雄鳥豔麗、雌鳥樸素有別，喻為夫婦有別，卻又夫唱婦隨。

以溪邊常出現的鸛鵒喻為長幼（兄弟）有序亦出自《詩經·小雅·常棣》：

鸛鵒在原，兄弟急難。<sup>5</sup>  
鸛鵒借喻為兄弟急難，必當相互扶持，有兄弟友愛的意涵。以鸛鵒代表兄弟，最顯著的代表作，便是唐玄宗（685-762）〈鸛鵒頌〉（圖4），此贊文提到開元七年（719）秋，有千隻鸛鵒在麟德宮的庭院飛翔集結，停留十數天之久，玄宗見其飛鳴行搖，和樂融融，聯想兄弟相聚之樂，因此，命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（生卒年不詳）撰頌文，玄宗親自書成此卷。鸛鵒體型纖細修長，嘴細長，尾羽和腳長，停立或走路，

尾羽會規律地上下擺動，飛行時呈波狀曲線，時而發出尖銳而短促的啼鳴，因為有這種「飛鳴行搖」，互相聯繫照應的特性，所以詩人把牠比喻成急難中的兄弟，會相互扶持，玄宗藉著這篇頌文表達思念兄弟之情，也寄望兄弟間互相照應，不會發生奪權的政爭。此卷書法，運筆專注，結字肥美，反映盛唐時期，對於豐腴之美的喜好與風尚。

《詩經·小雅·伐木》載：

嚶其鳴矣，求其友聲。<sup>6</sup>

嚶原本是指鳥類的叫聲，嚶與鶯同音，鶯的叫聲又特別美妙好聲，因此，便以黃鶯或黃鸝的叫聲，來象徵朋友之間的交往，說話要誠實、恪守信用。

五倫的意涵借著禽鳥的象徵，點出政治、家庭的倫理，及道德訓誡，達到政治宣導、人情分際，成為行為準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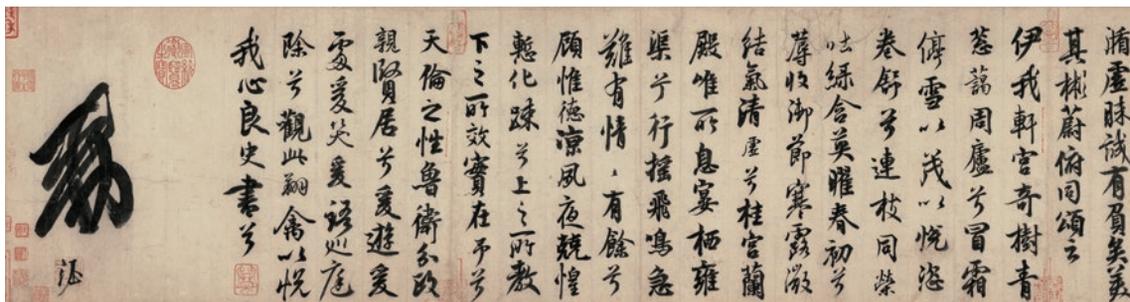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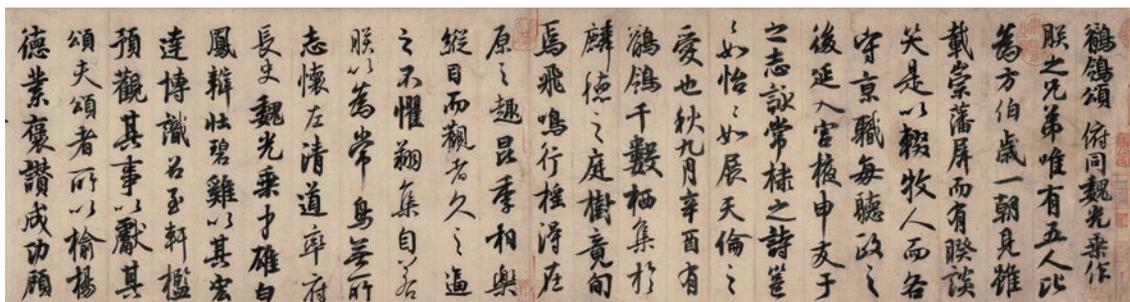


圖4 唐 玄宗 鸛鵒頌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059

## 作品賞析

以禽鳥象徵五倫，在寓教誨功能，更具吉祥意涵，應是上位者喜聞樂見的題材，以傳說的瑞鳥鳳凰，象徵長壽的丹頂鶴等禽鳥母題，讓人民臣服在倫理道德之中，達到教化推廣的功能，也是掌控人民的簡單手段。

在文獻記載上，明代畫家邊文進（約1356～約1428）、呂紀（活動於1429-1505年間）皆畫過五倫圖，《古芬閣書畫記》評：

明邊景昭五倫圖立幅，絹本，工筆畫花卉，鳳凰二、鶴一、鴛鴦二、鵲鴿二、黃鶯二。……景昭此圖，蓋仿宋本也。惟景昭畫本流傳甚少，在當時已難得，遂有無邊論，亦猶宋之無李

論。是幅絹質完好，並有詹孟舉題句，洵可寶也。贊曰，五倫庸行平平無奇，取之入畫，匪夷所思，畫院流傳，是為鼻祖，邊郎倣之，詔為僅睹。<sup>7</sup>

從文中記載，可知五倫圖題材已在宋畫院流傳，然院藏五倫圖作品，卻寥寥可數，其中以宋〈繡倫敘圖〉代表，其他則有清沈銓之（1682-1760）〈五倫圖〉及清楊大章（1491-1568）〈畫鳳凰梧桐〉等三件作品。

宋〈繡倫敘圖〉以紗繡是用紗做繡底（圖5），所謂紗繡是利用紗地格數眼進行，運用長短不一樣的垂直線條，規律地參差排列而成各種圖案花紋，可依花紋的變化而調配各種顏色的絲線，因此花紋的變化極多樣的豐富。以此幅為



圖5 宋 繡倫敘圖 軸 局部



圖 6-1 清 沈銓之 五倫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畫 000912



圖 7-1 清 楊大章 畫鳳凰梧桐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3742

例，利用深淺的藍、綠、紅、黃、白色線戳紗暈染，花紋變化極為細膩，如鳳凰身上層層疊疊的羽毛、隨風飛起的冠羽，層次分明，富立體感，有強烈織紋感與裝飾效果。可惜鶴項頸與尾繡線腐蝕破損，再加上後人用絹修補並用墨筆添繪，略損紗繡特色。紗繡多為小品，如此大幅之精品，極為少見。

清初為了統治新版圖，特別注重傳統倫理

與道德，大肆宣揚君臣之義，如《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》卷四中記載的五倫圖歌：

天樞位地維，張人於其間。敘倫常五者，闕一斯不可。上自朝廷下閭房，豈止含齒并戴髮。凡有血氣秉彝良，試看翮幡眾羽族。接翼引隊朝鳳凰，鳳凰高據碧梧，儼臨御君臣禮數。何煌煌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仙音，嘹唳松



圖 6-2 清 沈銓之 五倫圖 軸 局部

風長。夫婦唱隨諧琴瑟，雙飛雙宿雙鴛鴦，可憐鵲鴿至翮細，往來在原集復翔。行搖雅有急難，意同氣兄弟。期相將緬彼新鶯，向春柳金梭織翠。為底忙聞聲，相悅求其友。臨風百嘯和笙簧，感茲羣鳥義可取。<sup>8</sup>

清沈銓之〈五倫圖〉（圖 6-1）與清楊大章〈畫鳳凰梧桐〉（圖 7-1），應是此種氣氛下的產物，沈銓是清代畫家，字衡之，號南蘋，浙江吳興（今湖州）人。工畫花鳥走獸，以精密妍麗見長，雍正九年（1731）受聘往日本長崎，僑居三年。日人重其藝，跟其學習的學生眾多，以圓山應舉（1733-1795）最著名。此作款題「乾

隆乙丑（1745）新秋寫北宋澈勒法。吳興沈銓。」畫法寫實工緻，以鳳凰為中心的構圖，梧桐、景物多集中右邊，與宋〈繡倫敘圖〉相反，比較特別的是，鳳凰成對，英姿颯颯，回首對望。雙鶴相對緩步坡渚之間，一隻昂首鳴叫，另一隻相應和，兩對鴛鴦息溪流岸邊，鵲鴿飛翔空中，黃鸝則棲息枝頭，其上桐實纍纍，工筆寫實，顏色鮮麗，特別是雄鳳身上的羽毛以石青石綠染出眼狀斑，層層疊疊，色彩絢麗，與習見之工筆畫略為不同，具裝飾風格，或與其在日本授藝有關。（圖 6-2）

清楊大章〈畫鳳凰梧桐〉構圖與沈銓之〈五倫圖〉同，景物集中在右側，禽鳥數量更多，

畫法更爲狂放，用色大膽鮮豔，其中尤以鳳凰造型最具圖案化與裝飾風（圖 7-2），以藍綠色爲主，其他如雲朵般聳起的紅色頭冠，最爲醒目，頭頂、頸部羽毛卷曲，顯示不凡氣勢，鱗片狀的肩羽、腰、背等各部分的覆羽，皆以藍綠色及紫、紅、黃等色彩烘托不同的羽色變化與質感。丹頂鶴姿態從容優雅，一隻展翅鳴叫，翩翩起舞，姿態曼妙。鴛鴦戲水，黃鸝一棲一飛，型態極具圖案化，色彩鮮艷，另五隻鵲鴿（圖 7-3），雖畫出鵲鴿黑白相間的體色，卻無鵲鴿修長靈巧之體態，或棲或雙飛，點出急難



圖 7-3 清 楊大章 畫鳳凰梧桐 軸 局部



圖 7-2 清 楊大章 畫鳳凰梧桐 軸 局部

相扶持的意境，呈現一片祥瑞之氣。楊大章，乾隆時供奉內廷，作品見於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至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間，工筆人物、花鳥。此作顯示當時宮廷繪畫喜好吉祥，突顯倫常的基本。

院藏器物則有清雍正珐瑯彩〈五倫圖碗〉（圖8、9）二件作品，其上彩繪奇石、梧桐、牡丹與矮竹，鳳凰、鳴鶴、鴛鴦、鵝、黃鸝各一對，漫遊棲息。碗的另一面則以墨書題寫：「盛世鳳凰應紀曆，羽儀四佐協綱常」，可見

雍正皇帝（1678-1735）在掌握政治倫理的用心，對他來說，「五倫」是立身處事不可或缺的準則，象徵五倫關係的重要。

五倫圖為政治教化服務，是上位者掌控人心的手段，然經由鳳凰、丹頂鶴、鴛鴦等生動美麗的姿態，鮮麗的敷色，將嚴肅乏味的政治道德題材，轉成喜聞樂見的畫意，各式禽鳥的寓意，有裝飾趣味，更有豐富的想像，在潛移默化中，達到宣傳教化的目的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

圖8 清 雍正 珐瑯彩五倫圖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17692



圖9 清 雍正 珐瑯彩五倫圖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17693

註釋：

1. (清)杜瑞聯，《古芬閣書畫記》，卷8，頁1212-1213，參自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》<https://ctext.org/library.pl?if=gb&file=104759&page=1213> (檢索日期：2024年2月20日)。
2. (晉)張華，《禽經》(臺北：新興書局，1774)，頁69。
3. (魏)王弼，《周易註》(臺北：臺灣商務，1983-1986)，卷6，頁9。
4. (晉)張華，《禽經》，頁113。
5. (唐)孔穎達疏，《毛詩注疏》(臺北：臺灣商務，1968)，卷16，頁21。
6. (唐)孔穎達疏，《毛詩注疏》，頁27。
7. (清)杜瑞聯，《古芬閣書畫記》，卷8，頁1212-1213。
8. (清)世宗著，《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》(臺北：臺灣商務，1983-1986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(1782)文淵閣本影印)，卷24，頁1。